

梅州市妇女运动史资料

(第四期)

梅州市妇运史编纂小组编

一九八八年三月

梅州市妇女运动史资料

(第四期)

梅州市妇运史编纂小组编

一九八八年三月

前 言

梅县地区妇女运动史编纂小组自一九八一年六月成立以来，已先后出版三期《梅县地区妇女运动史资料》，现因撤销梅县地区，成立梅州市，故从第四期起书名改为《梅州市妇女运动史料》。为进一步全面搜集整理我市妇女运动史料，使我市妇女运动的光荣传统得于发扬光大，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妇女的作用，现继续出版第四期，因编纂时间仓促，不妥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本期选载人物专稿共八篇。因篇幅有限，来稿未能全部选入，部分稿件作了较大删节，望鉴谅。

对热心为本《资料》提供稿件的同志，谨致亲切谢忱，并热诚希望同志们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

目 录

泮坑之风

——记熊兰英烈士……………钟嫦英 王希明 (1)

忆革命母亲赵秀梅……………戴汉寰 (12)

“埋骨何须桑梓地，为民捐躯永留芳”

——记何亚清烈士…………… (17)

智勇双全的魏麻…………… (24)

黄英婆烈士永垂不朽……………罗克群 (27)

平凡的妇女，伟大的情怀

——记钟八娣…………… (29)

张华云烈士二三事…………… (32)

一朵永不凋谢的山茶花

——记女共产党员巫平烈士…………… (36)

泮坑之风

——记熊兰英烈士

钟端英 王希明

泮坑，离梅县城六公里，这里有湖光山色，悬崖峭壁，瀑布飞流，是梅南胜境。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战火在燃烧，人们的心头压上了铅块。人们在煎熬中盼望共产党。终于，地下党水白支部建立了，组织上派陈德惠来到泮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动青年教师办起了妇女识字夜校。顿时，拨开迷雾见太阳。

夜校灯光

荧荧如豆的微光，在泮坑小学一间课室里闪烁，它照亮了妇女夜校陈老师沉吟的面容，几十个姐妹围坐着听陈老师讲夜校面临的困难。如何把夜校坚持办下去，这是今晚老师上课要和众姐妹商量的话题。陈老师想，地下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如今在萌芽生长，微弱的光，如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燎原。想到这里，她目光自然地落在坐在前面的熊兰英身上。这个年仅十五岁的童养媳，自从她进了夜校，简直是如鱼得水，夜校开办才半年，她懂得了不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抗日救亡的样样事她都抢着干，为前方战士做军鞋，她心灵手巧；发动姐妹上夜校，她嘴勤脚到；为姐妹们解决困难，她细致耐心不辞劳。她是夜校的骨干，党的基本群众。

自从兰英进了夜校之后，党组织更加关怀她的成长，把她列为建党对象。现在，夜校面临的困难是没有经费，纸笔墨、煤油都没有了，怎么办？难道夜校就这样结束？前几天，老师已让她挨家串户去和姐妹们商量，今天晚上就要作决定。

兰英理解老师的眼光，她大胆地站起来说：“这几天，姐妹们都很焦急，大家都尝过不识字的苦头，也尝到了读书识字的甜头，所以，大家都说，夜校无论如何一定要办下去。割鲁枝卖、挑河沙卖、开荒生产，只要有了煤油、纸笔，夜校就能办下去。”

她急不及待，一口气把心里的话都吐了出来。

老师点头赞许地说：

“这么多办法都可行，先从哪里入手呢？”

兰英心里明白，最艰苦的工作是动员姐妹们到远离村庄的大山坳去垦荒种地；但这又是解决困难的最好办法。她用手拨了一下额前的留海，对大伙说：

“一部分人先割鲁，挑河沙卖，我带一部分人开荒种地去！”

众姐妹大声、小声地议论了好久，最后都说：“收了粮食就好办了！”这时，坐在课室末排的一位男青年情不自禁地走上前来，朝兰英说：“你真聪明，这办法好！”兰英满脸不好意思。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阿赞大哥，他也是一位教师，我的朋友，今晚他特地来看我们上课……”

难题解决了，仿佛夜空的星星也乐得一个劲地眨眼。众姐妹点燃了一把把松仁火，兴高彩烈地回家去了。

因为工作关系，阿赞很久没到泮坑；是陈老师写信告诉

他：

兰英争先参加垦荒队，带领众姐妹苦战大山坳，汗水、心血，换来了大丰收，一筐筐黄澄澄的谷子，换回了煤油、笔墨、纸张，现在，不是夜校灯光莹，而是课堂处处放光明了！

吃萝卜糕

一九三九年冬天，阿赞第二次来到泮坑。

“莫不是夜校的老师？”听女儿说过，有一位满肚子墨水的人，兰英的养母梁春娇端详着门前的客人，双手擦着围裙：“快进屋坐，我正在蒸萝卜糕，你真是有口福呵！”

“兰英呢？”

“出去了，她闲不住的，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大嫂，你女儿很有出息，我曾听陈老师这样夸奖她呢！”

春娇大嫂听到阿赞夸自己的女儿，却也不无耽心地说：

“我怕我的女儿越学越变成怪人，她老跟我说什么，人是猿猴变的呀！地主是靠农民养活的呀！不信神不信鬼，全靠自己救自己呀！我根本不懂这些大道理。”

讲到这里，春娇大嫂眉飞色舞，阿赞也陪着她大笑起来。阿赞想，难怪老师们称兰英是泮坑之风，这金凤定会展翅高飞！他决心等兰英回来见上一面。

“大嫂，你忙你的，我等兰英回来。”

“也好，我请你吃萝卜糕。人家过年时才蒸萝卜糕的，今天给你碰上了……”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女儿痛心疾首的往事，骤然在她眼前展现，她禁不住一声轻叹！

“大嫂，你怎么啦？”

“兰英命苦呵！她的亲生父母，为了谋生漂洋过海去了印尼，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仅可糊口，父亲天天梦想多子多福，求算命先生请老天爷保佑，可是妻子还是一连生了四个女儿，为着图个吉利，让妻子生个男的，就把第四个女儿起名叫兰英。”

“兰”和“拦”是同音。阿赞现在才明白兰英名字的来历。他继续聚精会神地听下去。

“熊家人口越来越多，印尼的生意冷淡，兰英她爸只好带着一家返回家乡。天下乌鸦一般黑，家乡也没有穷人的活路。兰英她爸只得把四个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当时兰英才五岁呀！她那位狠心的婆婆，以为花了五十元买来的人，可以任凭她打骂虐待，天天赶她上山割草打柴，不够数，就不给饭吃，常常是当着又饿又累的小兰英把饭倒给她家的黄狗吃，兰英只得把泪水、口水一齐往肚子咽。恶婆婆还常常无缘无故地把她打得伤痕斑斑，还不准哭。……”

阿赞仿佛看到穿着一身破烂，骨瘦嶙嶙的小兰英无声哭泣，心里一阵紧缩，自言自语地说：

“可怜的姑娘！”

“是的，兰英是个可怜的姑娘，她十岁时，父亲死了，十二岁时，她母亲也离开了人间，七年童养媳生活不如狗，她只得设法逃离婆家，但却进了娘家这个穷门槛。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难以生活下去。无奈就在此时，她叔父硬要把她的一个弟弟卖掉还债，另一个弟弟在兵荒马乱中又被拐骗失踪，从此，只剩下兰英孤零零一人守着一间破屋。

梁春娇含泪叙说完兰英苦难的童年，这才开始介绍自己：

“本来我是兰英的表姐，早年守寡便收养兰英，四年前的今天，我把她接来，给她做萝卜糕吃。她欢喜得抱住我说‘妈呀！我还是第一次吃萝卜糕！’她有孝心，性情又温柔和顺，嘴巴乖，有时碰到你生气，她总会把你逗笑。去年过年，我正要蒸萝卜糕，可到菜地一看，萝卜给人偷了不少。我气得大声咒骂，可是她却低声细气地劝我：‘萝卜丢了骂也骂不回来了，做不成糕，有盐送粥就可以了，为这点小事伤神不值得。你看，这么懂事的！我苦日子也越过甜啦。’”

春娇大嫂今天难得碰上一个乐意听她谈家常的读书人，越说越兴奋。“尝尝萝卜糕吧！”她说着点点头进厨房了。

阿赞回味春娇大嫂的话儿，兰英的形象在他心中升华了。此刻，他更加渴望见到她，他有满肚子的话要告诉她！这时，有人进门，他心里一阵狂喜，一定是兰英回来了，他猛然回头，却暗吃一惊，站在他跟前的竟是一个虎视眈眈，满脸奸狡的乡丁。阿赞立即起立、点头。乡丁不问情由就揪着阿赞的衣襟说：

“哈，看来你正是我要抓的嫌疑犯！”

说巧就巧，此时，兰英像一阵旋风似地推门进来，她机灵地、亲热地扑向阿赞：

“叔叔，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好一会，来吃你妈蒸的萝卜糕！”

春娇大嫂也从厨房出来，手捧萝卜糕：“吃吧，做好了！”

兰英撒娇地说：“妈！叔叔来了，你也不去找我回来！”

三人相视而笑。那乡丁自知没趣，便溜走了。

春娇大嫂见乡政府这条讨人厌的狗远去了，阿赞拉住兰英的手说：“谢谢你！”

他是谁呢？兰英这时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面对这位像是教书先生的人……

“呵！你是阿赞大哥！”兰英大喜过望地用力握住阿赞的手。春娇大嫂也乐了，轻声说：

“来！吃萝卜糕吧！”

从明天起……

一九四四年夏天的夜晚，东江纵队（增、龙、博）独立第三大队召开一个欢迎会。

“欢迎五位地下党同志！从英德出发，历经七个县市，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地方军警的盘查搜捕，终于机智地战胜了艰难险阻，来到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武装部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是部队的新鲜血液，是工农干部和战士的朋友……”。欢迎会上阮大队长和韩政委热情洋溢的讲话，激动着战士们的心，熊兰英代表五位同志上台表决心，还唱了一支客家山歌，激起了阵阵欢快的掌声。

欢迎会后，兰英阿赞夫妇回到宿舍，经历了千里征途的劳累，如今找到了部队尤如回到了温暖的家。阿赞贴席即眠，可兰英睡不着，她太兴奋了，往事一幕幕在眼前重现：

从一九四〇年春入党以来，组织上为解决自己的生活，也为了让自己得到锻炼，先后介绍自己到几间小学去教书，每次总是叮咛“你是泮坑村最年青的女党员，要自强不息，好好在革命的熔炉中冶炼成长。”那年冬天，党支部发还乡内的党员捐款买营养品，去探望通过地下党组织秘密送来梅县德济医院治病的粤赣边省委妇女部长范乐春同志时，自己怀着

多么崇敬的心情去的呵。也是童养媳出身的范大姐，在参加工农红军跟随部队长征北上时生下儿子，为了革命，忍痛将亲骨肉送了当地老百姓。就在她重病缠身，面临死神召唤的时刻，也还是那样的安详镇定，像一棵挺立的青松。在我痛失良师之余，我更明白了范大姐的遗嘱——“坚持斗争到底”的真正含义。一九四四年春天，自己和阿赞结成革命伴侣，新婚的快乐却伴随着革命风云的艰苦。自从南委和粤北省委事件后，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党组织暂停活动，隐蔽待机。夫妻俩又通过地下党同志的私人关系，转移到英德沧光区石牯塘乡去教小学。这一段，在阿赞的帮助下，除了教书，就是拼命读书，《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使自己顿开茅塞，在那松仁照明的黑夜，天天盼星星之火快快燎原！

可婚后才三个月，日寇就沿湘桂线西进，占领桂林，对粤汉路发起进攻，日军开始攻打英德连江口，面对着学校停课、炮声隆隆、店门倒闭的情景，只有下决心去找部队，找党。历尽千辛万苦，通过许多渠道，终于找到了东纵独立第三大队的消息，夫妻整装向罗浮山进发。现在新的战斗生活开始了，从明天起……想到这里，听到一阵敲门声。

“兰英同志，韩政委请你去一下！”

通讯员的通知打断了她的思绪，她随通讯员出去之后，阿赞醒来，环顾四周，不见兰英：“又到那里去了！”

阿赞心里最了解自己的妻子，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这次从英德出发到罗浮山找部队，沿途都是兰英照顾大家的，每到投宿地，她热情为大家搞饭吃，烧好热水照顾大家洗澡、泡脚、休息，象大姐照顾出远门的弟妹。当时，日军北进，国民党军溃逃，杂牌军和地方军警则处处设置关卡，社会十分混乱，她为大家的安全操心；特别是夜宿惠州旅店，

连遭敌人两次盘问，都是她镇定自若，从容应付，才顺利地度过。有这样的妻子，阿赞感到骄傲。

“真是泮坑的金凤，飞吧！”

此刻，兰英回屋，对他说：“韩政委找我谈工作去了！”

“不是宣布过了吗？你我都当文化教员，你还留在大队部呢！”

“情况有些变化，政委让我到大队部直接领导下的交通站工作。福田乡、响水乡、横河乡、东铺乡一带都有交通站，叫我负责东纵司令部、政治部和兄弟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任务，以农妇身份，吃住在农民家里，去递送情报，还要教小交通员学文化，他们当中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呢！”

“那你怎样回答政委呢？”

“我说，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去！”

热血洒东江

五年过去了。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飘扬。南征北战，凯旋归来的阿赞，决定南下到东江，看望永远留在东江的亲人。

阿赞今天到了龙溪乡结窝村，凝视着静静流淌的河水，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一九四四年秋，队伍开进了河对面的村子宿营，他执行护送一位美国飞行员，从游击区转往河源大后方。那一晚，兰英正好也来到结窝村交通站，住在吕莲大嫂的家。夫妻两人同住在一间大屋，却隔着一堵墙。夜深人静，兰英听到丈夫在隔壁和飞行员说话，那是多么熟悉的声音啊！但她没有起来妨碍丈夫执行任务。第二天一早，她手提自己做的

点心来到河边送阿赞，谁知小船已渡河，夫妻隔河相望。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是一九五〇年八月尾一个明朗的晴天，阿赞不用辨认，直奔吕莲大嫂的家。

“阿赞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可她……”

“我都知道，所以回来看看！”

吕莲大嫂早已泪流满脸，阿赞搀扶着她进了屋。一杯热茶，热气如缕缕轻烟，升腾在阿赞的心田；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利用伪军作前导，派来了一六三师、一五三师、新一军，如狼似虎地向博罗、增城扑来。亲人们在遭难了！

“你们走后，兰英和她的交通站还在这里坚持工作。她有时住在我家，我总是看到她干得没日没夜的。在形势最紧张的一段时间里，，怎么说呢？简直就是忘记了自己！她把分散在龙溪各交通站的同志，全部集中到结窝老屋村。这里紧靠太平山南麓，地方偏僻又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唉！可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兰英是遭了暗害……”

阿赞知道吕大嫂说的都是事实，因为当时部队首长已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他：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中秋节，叛变了常备队员，纠结了东莞桥头镇的伪军头目张林一伙，定下毒计，围捕交通站。当时，兰英和六位同志正在吃午饭，她发现村头几个鬼鬼祟祟的行人，便当机立断，下令在场的同志立即转移。然而那几个叛变了常备队员，佯装没事，说是自己人，不要怕。兰英坚持说，这是敌人的圈套，不能上当。她指挥大家立即朝白石下撤退，以便穿过太平山腰，转移到罗浮山。但是，此时，枪声已响，前后路已被敌人堵死，后撤不能，突围不成，只好先冲进附近的灌木丛中隐蔽

起来，等待时机。躲在灌木丛中的兰英，突然发现队员张辉正遭到敌人的追捕，危急万分，为了掩护同志脱险，她开了枪，边打边退，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自己。结果，张辉甩掉了敌人，她却遭到了敌人集中火力的射击。她坚持到夜幕降临，伺机钻出灌木丛，翻过山背，再甩掉敌人。然而，密集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将她包围……

阿赞一面想一面听吕莲大嫂如泣如诉的情况介绍后，他默默地向兰英隐蔽过的灌木丛走去。仿佛兰英从灌木丛中向他走来。那罗浮山，那东江河！一时都停止了呼吸、流淌，好让这对久别的夫妻，好好诉说多年来没有说完的话，刹那间，那青山，那绿水都失色了，山也是白的，水也是白的，接着就什么都辨不出来了……

阿赞转到龙溪街上一座大祠堂，兰英曾在这里给小交通员上过文化课，教他们如何做一个革命战士：战士志当存高远，为革命，为追求人类美好的生活，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兰英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此刻阿赞眼前，仿佛看到一群伪军押着兰英走进祠堂，她昂首阔步，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嘲弄的笑意：

那是一个黑暗的夜，伪军中队长黄伯堂急于邀功领赏，严审兰英。而遍体鳞伤的她，还是那句话：“不知道！”

阿赞走出了祠堂，沉重的脚步在龙溪街上走着，走着。这就是当年押着兰英示众的那条街。阿赞仿佛听到兰英的沉重的脚步声，镣铐的叮冬声，清脆的国际歌声，铿锵的口号声，伴着群众的低诉、哭泣……

阿赞来到东莞桥头镇，这是敌首张林当年刑审逼供兰英的地方——

“你说，东纵大部队往那个方向逃了？周围还有那些交

通站？什么人负责？……说！说！……”

兰英回答他们的是高昂的大笑和出自心底的呼声：“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颗子弹、两颗子弹，第三颗子弹，她才缓缓地倒在血泊中，倒在东江河畔那棵红棉树下！凶残的敌人还停尸示众，几天后，烈士遗体被抛进了东江河！

泮坑之风的光彩仍熠熠闪烁在阿赞的眼前。他手捧珍藏多年的东纵《前进报》（注）凝望着向前奔流的东江，庄严肃穆地脱下军帽，低首致哀：

“江水呵！把我深沉的怀念带给她！”

注释：这张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熊兰英烈士牺牲的消息，通栏套黑标题写着：“熊兰英烈士永垂不朽！”

忆革命母亲赵秀梅

戴汉寰

赵秀梅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35个年头。她的音容笑貌，她那颤巍巍的身影，经常在我脑海萦回。她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战士！她无私无畏，全力支持革命，把一切交给了党和人民。

1946年金秋，我奉党的指示，到曾是五华县委领导中心的华城河子口正定学校开展工作。当时，五华地下党负责人郭汉邦同志交给我的任务是：以教书为掩护，同校内外群众努力搞好关系；在站稳脚根的同时，适时发展党员，重建党的秘密工作据点和地下交通联络站。还特别叮嘱，到正定后要很好地依靠赵秀梅大娘，她家距学校很近。从抗战开始，在钟雄亚、钟靖寰等领导同志教育培养下，她便靠拢我党，主动协助工作，她的几个儿子均参加了革命活动。其中长子钟维元，大革命失败后为反动派所杀，死得相当壮烈。

能见到这一位革命老人，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我到正定学校后立即抓紧开展工作，课余则经常到赵秀梅大娘家串门。赵大娘年近花甲，中等身材，很朴实，极善言谈，在村中人缘很好。我向她了解了不少情况，还请她联络一些人，做一些我们不便出面的事情。半年后，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向校方负责人钟育蕃提出要多找几个好教师办学校。钟欣然赞同。于是翌年春，郭汉邦同志来到正定学校，同年秋又调来陈定英（女）同

志。这样，重建党的工作据点的计划初步实现了。

1947年上半年，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我地下党员，为防止敌人突袭，郭汉邦和我一度悄悄住进赵大娘家。她给我们让出最僻静的房子，端出家中最好的食物。一连好几个昼夜，她老人家亲自为我们站岗放哨，警觉地观察村子周围的动静。

赵大娘家一直成为我们秘密活动的据点，我们确定以她媳妇李素梅卧室的后窗作为联络点，以敲击窗户为信号。我和县委领导之一的邓其玉以及老交通郭金等武工队的同志均通过这个据点，研究工作、传递情报、开展宣传攻势、输送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游击区……

1947年春，组织上通知我离开地方参加武装斗争。不料我中途摔伤，无法随队出发。党组织又把我安排在赵大娘家养伤。赵大娘把我安置在阁楼顶层，掏钱给我抓药，想方设法给我增加营养。在她的悉心照料下，不久我便完全康复，重上征途。此间，我妻子孔琳玉从歧岭娘家返回新桥，她老人家得知这一消息，便在必经之地的茶里坳等候，告知琳玉我养伤的情况，请她无须挂念，并叮嘱她不必前来探望，以免暴露。此事过后我才知道，不由得暗暗佩服这位革命老人，想得是多么严密和周到！

在白色恐怖中，风险总是避免不了的。她的次子钟深元早已离开五华，1948年春因工作需要一度回到家中，不知何故，被国民党当局发觉，一天，凌晨四时派兵来围。赵大娘一听到狗吠声便十分警觉，立即上阁楼观察，借着微弱的月光，发现有上百人分两路朝屋前屋后包抄过来。赵大娘的房屋自1928年长子钟维元被捕、抄家、殉难后，已经过特殊改造，专门设有秘密夹墙。于是她迅速指引深元到右